难得一见的古籍善本

◆ 海 青

前几日去拜访美术评论家华振鹤先生，在华先生府上看到一部品相颇佳的墨印大开本《文选》(李善注)。这部古籍是华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在一家旧书店中发现的，文学素养深厚的华先生一眼就认出，此书正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昭明文选》。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由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从时间上看，它收录了自先秦至齐梁几百年间的七百余篇作品；从分类上看，它对赋、诗、骚等37类文体进行了编排，而经、史、子等思想学术类文章都没有被收入。由此可见，编者已初步意识到文学与其他类型文章在艺术形式上的区别，并通过此次编选，首次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划定了界限和范畴，对文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起到了开创性作用，也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 华振鹤先生收藏的墨印大开本

■ “文选李善注”字样

■ 首页有“同治八年九月金陵书局校刊”

昭明太子萧统以文才显名，性情仁爱宽厚，更有着超群的见识与眼光，其选文之观点、角度、标准都带有高雅醇厚的美学品位。《文选》不仅选录了历代丰富的优秀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它通过分类，清晰地展现了从先秦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演变轨迹，确立了文体方面的榜样，保存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学精粹，并对后世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学子求取功名的必读之书。鉴于《文选》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读《文选》成为一门学问，在《文选》的几种注本中，以李善注本最为学界所推崇。

此书首页，印有“同治八年九月金陵书局校刊”字样，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曾国藩。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在南京创办金陵书局，专司官府刻书事务，通过重刊经典来打造金陵书局的品牌，从而有力带动了各地官办书局的纷纷设立。金陵书局凭借其官方背景和经济实力，很快成为晚清极有影响力的书局，所印之书，质量上乘，学人争抢，是藏书家的心爱之物。同治八年正是金陵书局最为鼎盛的黄金时代。曾国藩与金陵书局对其后风云际会时期的清末民初出版业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可贵的资料。

这部珍贵的《昭明文选》陪伴华振鹤先生长达半个多世纪，它开本宏阔，纸精墨浓，可谓不惜工本之作，为官刻本精品，其背后所沉淀的丰富深厚的人文历史背景，更增添了它的文化收藏价值，实为难得一见之珍品。

米升里的旧时光

◆ 胡 萍

前段时间，老家旧房拆除重建，清理出一些旧物。其中一个蒙着灰尘的竹筒引起了我的注意。竹筒为枣红色，上面有花纹和字，看上去像笔筒。我把竹筒洗干净晾干一看，忽然想起来了，这不是爷爷开粮油店时用过的米升吗？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认识米升，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一般都见过。米升是一种度量工具，同时也是寻常百姓日常使用的一件民俗器具。在中国古代，计量方法极为精确，量器主要采用十进制，单位主要有合、升、斗、石。其中一石为十斗，每斗重约15千克；一斗为十升，每升重1.5千克；一升为十合，每合重150克。到了现代，变为一升米重约1.25千克。古代的富人谷满仓，家里的粮食多得吃不完。穷人则吃了上顿愁下顿，买米也只能少量地买，以升斗来记，因此叫“升斗小民”。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经营着一家粮油店。店不大，里面摆满了米面粮油。那时我每次到爷爷的粮油店玩，都能看到爷爷娴熟地用那个枣红色的米升给顾客舀米。有一次我把米升拿来玩耍，爷爷饶有兴趣地教我在纸上画米升，还教我认米升上的字。

一天晚上，爷爷的粮油店发生了火灾，大火烧掉了店里的大部分物品，所幸的是，这个米升没被烧毁，只是外皮烧焦了一点。火灾之后，爷爷的身体日渐衰弱，他不再做粮油生意了。那个米升，遂成了爷爷奶奶家量米的用具。二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故去后，米升也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没想到如今又出现了，真是意外啊。

米升作为一代又一代祖辈们传承下来的量米之物，一般形制简约，用材多样。它们或方或圆，或高或矮；有木制的，有竹制的，有兽皮的，还有金属的，以竹制的居多。我收藏的这个米升系粗壮的老竹段制成，圆筒状，皮色红亮，包浆浓郁，器壁厚实。其高16.5厘米，直径11.7厘米，重394克。米升主体雕刻着万字纹，居中有四面圆形开窗，开窗内分别有阳文浅雕的“公”“平”“正”“升”四字，字体洒脱有力，端庄大气。米升外形完好，只在下部分有些烧焦的痕迹，给米升增添了一些沧桑凝重的韵味。这个米升整体造型端庄规整，画面布局紧凑，纹饰错落有致，立体感强，雕刻精细，寓意深刻，颇具意趣。

听父亲讲，这个米升是清代晚期制作的，在我家已传了五代。爷爷做生意时一直恪守着米升上雕刻的“公”“平”“正”警语，和气生财，童叟无欺。爷爷的生意也一直很兴隆。火灾之后，爷爷用毕生积蓄买了三块地皮，又在老家建了新屋，安享晚年。

米升在乡间，特别是粮食紧张的年代，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秤等先进设备的出现，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米升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每当看到这个米升，我便会想起祖辈在艰难的岁月里，辛勤劳作、努力奋斗的身影……

茫父款铜墨盒欣赏

◆ 姜连生

铜墨盒是盛墨汁的小物件，产生于清道光、同治时期，盛行于光绪年间。铜墨盒比石砚轻巧灵便，并能保持墨色的滑润和黑亮，故在当时颇受文人雅士欢迎。退出历史舞台后，又受到许多文房用器爱好者的青睐。

不经意间我也陆续收藏到各种铜墨盒数十个，但最爱那方茫父款铜墨盒。个体大，正方形，黄铜壳，紫铜底，边长12.2厘米，高4.5厘米，重1360克，属大型墨盒。品相好，整个墨盒外壳无损伤，包浆自然厚重，墨盒内砚板压条底垫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厚厚一层残墨，滴上一点清水用食指轻轻一磨，便有一股墨香，说明当时使用的墨块精良。刻画美，墨盒正面犹如一幅优美的铜版画，诗书画刻齐精湛。几间茅屋，前种芭蕉后栽竹，茅屋左上方题诗一首：“盖茅为屋矮檐遮，自掩双扉待客挝。手种芭蕉三百本，绿天清绝静无哗。”落款：茫父并小印。诗画相互映辉，刀法遒劲纯熟。强强联手，姚华，号茫父，曾担任京华美术专科学校校长，精诗文、工书画、善刻铜；张樾臣，又称樾丞，14岁在琉璃厂刻字铺拜师学艺，后在“明远阁”墨盒店专事刻铜，技艺高超，享誉京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给国务院刻过印章。姚华与张樾臣是同时代人，又是好友，姚华比张樾臣年长6岁。俩人结成至交后，开始合作刻铜墨盒，由茫父作画，樾臣镌刻，署名茫父。

欣赏之余，对墨盒上的那首诗也作了一番探究，发现并非姚华自作，而是选用他人。据有关资料，此诗是由三位晚清文人接续完成。先是见之于姚燮的即景五绝句其五：“盖茅为屋矮檐遮，半掩樵扉未待挝。拣得柴堆香爵柏，煮来茗气似梅花。”后是见之于陈允升1877年刊印的版画集《纫斋画剩》中一幅画作的自题诗：“盖茅为屋矮檐遮，自掩双扉待客挝。手种芭蕉三百本，弥天清纯静无哗。”再是见之于郑文焯《溪山雅会》立轴题画诗：“盖茅为屋矮檐遮，自掩双扉待客挝。手种芭蕉三百本，绿天清绝静无哗。”由此可见此诗为改良诗，姚华借用此诗在墨盒上创作成铜版画，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美不胜收。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2019年我想办个文房用器公益展。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学施培萍帮我奔走联系，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对传承传统文化十分支持，特地请了两位文房用品方面的专家把我带去的十几件藏品一一作了评价，尤其对这只茫父款铜墨盒大为赞赏。回来后先在海门中学试展，意外受到师生们的追捧，有位教书法的老师特别喜爱茫父款铜墨盒，想出高价购买。我告诉他，我的收藏品只买不卖，以后捐献给博物馆。

紫砂·船壶

◆ 原 野

这件《船壶》作品出自陶都宜兴周定芳之手。周定芳出生于1965年3月，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1984年师从徐秀棠，因勤奋刻苦、悟性强而深得大师之真传。周定芳的船壶造型别致，别出心裁。“船壶”长18厘米，宽8.5厘米，高10厘米，摇橹为壶把，船头的船舱盖板为壶盖，为便于掀盖还设了一个水桶，而壶嘴就巧妙地设在船头的防撞球上。

据了解，周定芳的作品以壶为主，她的紫砂作品天性外泻，直抒胸臆。她总说，自己真的很幸运，从事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职业。面对一团团既温顺又可塑性极强的泥巴，由衷地感到它是那样亲切、温暖、驯顺，在手上可以变化出千姿百态的造型。在闲暇时，挑上一把自己手捏的紫砂壶，泡上一杯宜兴红茶，细品静思，感觉生活真的是美极了。1985年和1986年，她先后被选送到南京及宜兴轻校进修陶瓷造型设计。1988年独创《紫砂雕塑茶壶》，作品融仿真、雕塑与现代陶艺造型为一体，别开生面，突破传统制壶的框框，而以陶塑的根基注入新技法，《竹报平安》为其代表作和成名之作，一经问世，就在当时的紫砂艺坛引起广泛关注。一时间，来访者络绎不绝，有境外来客原以为自己拜访的是一位积累丰厚的老艺人，没想到是一位窈窕淑女，都感到不可思议。1990年，她创作的《返璞归真壶》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质奖，并于1993年参加了“香港紫砂壶展”。1994年，她的作品入选《宜兴紫砂陶》邮册。

1995年，周定芳应邀去英国阿伯利斯特威斯艺术中心参加“国际陶艺博览会”并作技术操作表演，作品被大英博物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明特博物馆、加拿大加德尼尔陶瓷博物馆、韩国陶艺博物馆等收藏，并进入国际市场，受到收藏界的青睐。美国陶艺家马文·史维特教授表示，周定芳的作品能反映出时代和地域特色。

事实上，她运用的技法源于传统却不拘于传统，表现手法大胆而夸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语言，把人们热爱生活的情感意趣张扬到极致。她创作的陶艺作品充满了睿智和幽默的魅力，已经远远地超出实用器的范畴。她也被誉为“现代紫砂”的领军人物。